

四六七行动

王
颀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SI LIU QI XING DONG

四六七行动

王 颀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四 六 七 行 动

王 颀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字数:13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插页:1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昆纯
封面设计:李文杰

印数:1—2,300

ISBN7—5358—0442—x/I·97(儿) 定价:2.00元

目 录

一、影子班长	(1)
二、泄密	(10)
三、紫铜棒，你来自何处	(20)
四、山外来客	(30)
五、环中环	(42)
六、洞中洞	(53)
七、玉皇庙	(68)
八、曲折	(81)
九、初到梨花镇	(93)
十、解冻时节还未到	(98)
十一、敲山震虎	(107)
十二、洗心革面	(120)
十三、犬牙交错	(135)
十四、决战之前	(150)
十五、汤泉旅馆	(165)
十六、闯关	(181)
十七、舍命崖前	(196)
尾声	(208)

一、影子班长

一连几天，大寒岭煤矿职工子弟中学初二一班像是被一片乌云笼罩，哪个同学也没有心思去说笑，心里都像压了块沉重的石头，憋得透不过气来。大家都在悄悄地议论着——班里出了“影子班长”，班委会分裂了！在这关键时刻，班主任周瑛老师又病倒住进了医院。同学们有的整天叹气，有的干脆想调班。在放寒假前一天的班会上，大家都没有发言，默默地坐了两节课。下课铃响了，几个女生再也忍不住，趴在桌子上痛哭起来，有的男生也跟着抽泣，班会在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大家都怀着焦虑沉痛的心情开始了寒假生活。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不愉快？这个问题先搁在一边，咱们先说说什么是“影子班长”吧。有影首先得有形，形影不离嘛，“影子班长”就是班长的影子，是些个专门跟班长作对的家伙。跟班长作对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班长也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哪能没缺点错误，更不用说班长还有区别呢。大家把班长分成两类，“半个班长”和“名誉班长”，再称职的班长也只能捞到“半个”班长，剩下的半个要让给“影子班长”。不要以为“半个班长”容易当，那条件高得很，搞不好的话，半个也保不住，

会变成“名誉班长”，甚至要下台。“半个班长”首先得用自己的脑袋，不是老师的跟屁虫，当然这绝不是说要事事跟老师对着干，而是说不能盲从。同学们做错了事，班长可以批评帮助，得让人心服口服。要是老师办了错事，班长得照样敢出面指出来。还有顶顶重要的，就是不打同学的小报告。当然。学习成绩应该最好，爱劳动、守纪律也不在话下。这些都做到了，才仅仅可以当上“半个班长”。说到“名誉班长”，同学们就想起一群“小老头”“小太婆”，好像把望远镜颠倒过来看，得到的是些“小大人”。他们很可怜，只因为当了班长，既不敢说也不敢笑，整天板起面孔训人，动不动就拿“老师说”“告老师”吓唬同学们。训人和打小报告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谁也见不到他们耐心地帮助有错误的同学，更见不到他们指出老师的缺点。这样的班长只能叫“名誉班长”。“影子班长”的日子最好过，没有明确的职务，当然也谈不上义务，一句公道话或一件漂亮事就可以使他们“上台”。谁也不会对他们进行挑剔，说他们哪一点不够格。班长每学期都要改选，“影子班长”却连任三年，同时他们还有个特点，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寒暑假，不辞劳苦，照常办公。班长对他们得敬重三分，才能保住在校内的工作。出了校门，“影子班长”立即就位，一声呼喊便能拉起一支队伍，爬山、游泳、打球、溜冰，山沟里已经容不下他们了。在“名誉班长”执政的班里，“影子班长”的活动就不仅仅在校外了，他们带头起哄闹事，处处给班长出难题，好像不甘心“在野”，而要取而代之了。可是他们终究当不了班长，他们身上的缺点多得很，只能是当个班长的影子罢了。

初二一班大部分同学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学习委员宋元明要和徐大勇吵翻。宋元明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连续三学期都是三好学生。难道想把徐大勇搞下台，自己当班长；或者拉起一帮人，搞个山头，自己当“影子班长”？好像宋元明又不是那种人。那么，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

一场大雪使同学们暂时忘却了心头的烦恼。一夜之间山白了，树白了，井架白了，房顶也白了。远山像一棵棵擎天玉柱，牢牢地托起无边无际的白色殿顶；近处一排排头戴白盔身着白甲的武士昂首挺胸，威武地守护着银色的宫殿。到处是玉雕的宝塔，水晶的亭台，千姿的灵芝，百态的珊瑚。同学们怎么不高兴呢，从他们生下的那天起，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大的雪呢！

风仍在怒吼，雪还在狂舞。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学校的操场上，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有的堆雪人，有的滚雪球。初二一班的同学表现最突出，他们在主席台前修起一条十几米长的雪道，大家一字排开，一个接一个地冲上光滑的雪道，在通过主席台的刹那间每个人都要做出最精彩的表演。单腿直立的叫“金鸡独立”，如果俯下身子蜷起一条腿便成了“雄鹰展翅”。双腿下蹲叫作“骏马驰骋”，伸出双手又成了“纵马射击”。同学们像一匹匹小马奔向雪道。徐大勇刚滑完“雄鹰展翅”，范展羽又来了个“纵马射击”，冲到主席台前他突然又改变了动作，成了“回头望月”，正当他得意忘形的时候，身体已经到了雪道的尽头，他的速度却越来越快，一下子冲出五六米，成了“马失前蹄”。“你真行，三个高难动作一次完成！”李战兵哈哈大笑，身子一歪，也摔了个仰面朝天。范展羽回过头来，望着地上的

李战兵，也顾不得从地上爬起，捧着肚子放声地笑起来。雪道越踩越硬，越来越滑，成了一条光溜溜的冰道，不要说是高难动作，站在上面都很困难。李战兵咧着大嘴，提了一下裤子，硬着头皮冲向前去，刚踏上冰道，立即失去平衡，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东倒西歪，呀呀地叫个不停。“醉拳，醉拳，快看哪！”“还是叫醉溜吧。”于是操场上响起一片“醉溜，醉溜”的呐喊声。李战兵刚倒下去，后面跟着倒了一串，喜欢恶作剧的同学干脆扑上去，把倒下的伙伴压在自己的身下，于是起哄声告饶声响成一片。

范展羽是个从来不懂得什么是发愁的人，他个子不高，天生一对眯缝的笑眼，嘴上总是挂着“是”、“可以”之类的话，很少反对别人的意见，要是表示不同意，至多说上一句“不无道理”。要不，李战兵利用谐音叫他“饭炸鱼”，他都干脆地答应呢。宋元明说他“和稀泥”，徐大勇称他“八级泥瓦匠”，他只是笑一笑，并不反驳。不要以为范展羽是个笨人，范展羽学习上从不马虎，各门功课的成绩从不比徐大勇和宋元明差，同学们说他们三个在班上是三足鼎立呢。说归说，笑归笑，范展羽的说笑里藏的道道多着哪。这不，正当大家对滑雪已经不感兴趣的时候，他笑呵呵地扛来一块门板，把两条大竹板垫在门板下，做成一个大雪橇，一下子把同学们都吸引到雪橇的周围。

范展羽猫下身子刚要拴绳子，五六个同学已经坐了上去。李战兵吐出一口白气，慷慨地说：“炸鱼，发明雪橇的专利归你，好事总要做到底，你先拉着哥儿几个兜一圈！”

“不无道理。”范展羽很不高兴，却发不出火来，他拴好绳

子，用衣袖擦去脸上的汗，“扛门板多累，先让我喘喘气吧。”

“嘿——”李战兵跳下雪橇，“你不拉，让谁拉？这主意是你出的，我们谁也没要玩这东西”。

“不，我不是不想拉，是——”范展羽想了想，“干脆咱们来手心手背，谁倒霉谁拉。”

“也好。”李战兵让步了，他对身边的人眨了眨眼，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喊起来，“手心——手——背。”

由于得到李战兵的暗示，有五个人出的是手背，另一个已经出了手心也立即改成手背，出手心的只剩下范展羽一个人。李战兵高兴地跳起来，“炸鱼，该你倒霉，别客气，拉吧！”

“你们捣鬼，重来！”范展羽不满地说。

李战兵看到一个人实在拉不动这么大的雪橇，只好说：“重来也行，就一回。”

“手心——手——背”七个人齐声说。结果范展羽和另外两个人出的是手背，其他四个人出的是手心。范展羽只好叹了口气，拉起了绳子，“战兵，请上吧。”

“上！”李战兵大喝一声，几个人叫喊着上了雪橇。“闪开，闪开，不闪开，撞着活该！”雪橇在操场跑道上飞跑起来，李战兵还觉得不过瘾，一个劲叫着，“快，快，还得快，驾——”他们相互倚靠着，手舞足蹈，怪腔怪调地唱起来“叮叮咣叮叮咣，铃儿响叮咣……”

雪橇在跑道上刚转半圈，他们的叫喊声便引来一群人，一齐扑向雪橇，有的一只脚蹬在边沿上，有的两只脚悬空整个身子趴在别人身上。范展羽原想飞快地跑起来，在冲过弯道时把

李战兵他们一下甩出去，没料到半路冲出这么多人，再也拉不动了，只能像蜗牛一样缓慢地爬行着。李战兵急得大叫，“炸鱼，太慢了，你早上没吃饭？驾，驾！”

范展羽向同伴们使了个眼色，三个人突然来了劲儿，拼命地把雪橇拉出跑道，而后闪向一边，雪橇失去控制，立即顺着土坡向坡底冲去。这时一块石头拦住了去路，雪橇倒向了一边。橇上的人们正得意地高喊吼叫，不料雪橇突然倾倒，一个个像马失前蹄一样，扑倒在坡上，有的还头朝下向坡底滑去，他们怪叫着，怒骂着，有的干脆在雪地上打起滚来，坡上坡下爆发出一阵又一阵开心的笑声。

李战兵摔得最惨，一头扎进雪坑里，他用力地晃着脑袋，不甘心地喊道，“炸鱼，你给我们使坏，不能饶过你，再拉三圈！”“对，还得拉三圈！”“再拉五圈！”趴在地上的人大声地叫着。

“不无道理。”范展羽眯着一对笑眼，不紧不慢地说，“你们这么多人，谁拉得动？不信，李战兵，你试试。”

“不拉，不拉，就不拉！”两个拉橇的同伴赞同地说。

“不拉不行，你们不讲信用！”“赖皮，刚才来手心手背，你们输了！”李战兵拍了拍胸脯走上土坡，“不拉也行，一人吃我一拳！”说完他挥了挥拳头。

“我的妈呀！”一个拉橇的小个子感到两腿发软，一下子坐在雪地上。范展羽对李战兵笑了笑，“我们可没耍赖，刚才只有四个人，现在坐了多少人？”

“多少人我管不着，反正不拉不行！”

“我来拉，让我拉，行吗？”一个可怜巴巴的声音从同学们的

身后传出。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赵小山，去年刚留级到初二一班，半年过去了，许多人跟他连话还没讲过。

“不行，你凭什么替炸鱼拉？留学生！”李战兵带头怪叫起来，他们故意把“留级生”说成“留学生”，又凑到赵小山的身边七嘴八舌地喊着“到那去留学？欧洲？美洲？”“还是去南极吧，用不着考试！”最后，他们凑到一块打起拍子高叫着“欧罗巴，亚细亚；欧罗巴，亚细亚……”

赵小山眼含泪水，苦苦地哀求着，“战兵，让我拉吧，我比他们跑得快。”

李战兵挤了挤眼睛，“也行，可得讲个条件，只准你一个人拉，大伙都得坐上去。”

“行。”赵小山立即捡起地上的绳子。

范展羽轻轻拉了一下李战兵的衣服，低声说：“战兵，别太欺负人了。”

“什么叫欺负人？”李战兵瞪起了双眼。

“我不是那个意思，是，是有点欺负人。”

李战兵白了范展羽一眼，“他是有名的‘留学生’总是得低分，拖咱班的后腿，周老师也让他给气病了。”

“你说的，不无道理。”范展羽走到赵小山身边，捡起另一条绳子，“我来帮你拉。”

“狗拿耗子，谁用你多管闲事？”李战兵用脚踢了一下雪橇，“炸鱼，知道这是你的门板，不玩还不行？”

双方正僵持不下，一个雪球嗖地飞了过来，正好落在人群的中心。“哈哈，我来晚了。咱们继续玩，我帮助拉雪橇。”话音

刚落，宋元明笑嘻嘻地跑来。

“不玩罗，不玩罗。”李战兵带着伙伴们紧跑了几步，雪橇旁只剩下赵小山和宋元明。范展羽跑出去两步，又停了下来。

“影子班长，影子班长，嘿——嘿。”“影子班长，影子班长，嘿——嘿。”几个人跟着李战兵的指挥得意地喊着，

“吃白薯罗，大个的热白薯。”徐大勇用衣襟兜着十几块白薯边跑边喊，同学们一下围了上去，每人抢了一块。徐大勇放下衣襟，举起最后一块，“范展羽，吃白薯罗！”他瞟了宋元明一眼，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我，我。”范展羽看看徐大勇，又回过头望望宋元明，拍了一下腿却没有迈开步，“大勇，你们吃吧，我不饿。”

“咱们打雪仗好不好？”徐大勇问。

“好，我就爱打雪仗！”李战兵首先表示赞成，他挺起胸走到徐大勇的身后。有个同学在背后把李战兵唤作“班长保镖”，的确有几分道理，只要徐大勇说对，他李战兵决不说错。同学们紧跟着徐大勇向操场的一角跑去，李战兵急得直跺脚，“炸鱼，轰哇，还愣着干嘛？”

“我，我。”范展羽支吾起来，“我先把门板收起来。”

宋元明走到范展羽身边，喷怪地说：“你就会当泥瓦匠，和稀泥，当老好人。”

“你让我怎么办？你们闹矛盾，一边是你，另一边是大勇，我能得罪谁？再说，咱仨又是吃一个奶瓶子长大的，开山爷对咱有恩，你能让个步吗？我求求你。”范展羽不住地点着头说。

“你怎么这么混？我能让步吗？”

“反正我只有两头受气，没别的出路了。对不起，你们人少，他们人多，我不能脱离大伙，让大家骂我是影子部队。”范展羽扛起门板，缓缓地走了。

“影子班长孤立罗——”“炸鱼，快来！”李战兵带头尖声尖气地怪叫着。

赵小山含着眼泪说：“元明，我回去，你跟他们玩去吧。”

宋元明气呼呼地说：“就不走，咱们一起玩！”

二、泄 密

初二一班的同学就是能干，他们在操场西北角摆开了真正的战场。范展羽扶着门板，徐大勇和李战兵在前边拉绳子，门板像一台推土机，几个来回便推出一大堆雪。接着大家用筐抬簸箕装，在操场上搭起一条白色的巷道，巷道两旁还建起一间间“房子”。徐大勇一声令下，同学们分成两队，两支部队在街道上相遇，各自退到“房子”里，开始了激烈的巷战。

宋元明在一边看着这火热的场面，手发痒，心里更痒，他尽力克制自己，不愿轻易向徐大勇“投降”。难忍的孤独感曾几次催他落泪，今天他又一次尝到这滋味。本来他可以一走了之，回去看看书，听听收音机，干什么都比站在这里好受。可是他不愿退却，如果溜走，李战兵会多么得意，徐大勇也会觉得他是正确的。宋元明强忍着眼泪，陷入了沉思，以致赵小山什么时候走了他都没有察觉。

初二一班是全区全校的优秀班集体，徐大勇又是个当之无愧的模范班长，不光学习成绩好，各门功课都在九十分以上，他还在全区中学生运动会上拿了跳高和百米两项冠军。在初一的两个学期里，宋元明一直和徐大勇配合得很好。可是到了初二第

一学期末，两个人开始闹意见了。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就是怎么对待赵小山。赵小山刚到初二一班时，班主任周瑛老师召集了班委会，她要求首先由班干部带头，不歧视赵小山，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组成帮助小组，由徐大勇和宋元明负责。赵小山也痛哭流涕地表示，在新的集体里要好好向大家学习，争取尽快把学习成绩搞上去。可是没过多久，赵小山的老毛病又犯了，起初只是迟到早退，后来开始旷课，有时去拣煤偷煤，有时去割草，把煤和草背去卖钱。去年夏天，赵小山几次说谎装病，一请假就是20天一个月。老师批评他，他一言不发。找他的爸爸，他爸唉声叹气，只会骂街。眼看多半学期就要过去了，周老师突然得了重病住进医院，大家都在议论，赵小山肯定又要留级了。在帮助小组里第一个打退堂鼓的就是徐大勇，他说，让赵小山折腾吧，学校很快就会“劝其退学”，就是不退学会留级，拖全班后腿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当然第一个赞成徐大勇意见的还是李战兵。帮助小组只得解散了。只有宋元明没有后退，他对赵小山抓得更紧了，无论在校内还是在家里，宋元明像是赵小山的影子，帮助他补习功课。宋元明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效，期末考试完了，赵小山只有一门功课没有及格，语文居然得了80分。宋元明笑了，比自己得了100分还要高兴。

赵小山的进步并没有使徐大勇改变看法，放假前，他召集了一次班干部会，显然在会前他和李战兵嘀咕过，李战兵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不愧是体育委员，据说对少林、武当还颇有一番研究，说起话来像是敲钟。他警告宋元明不要过高地估计自己，根据一系列表现，他像在故意表现自己，想当“影子班

长”，进而把徐大勇赶下台，自己来当班长，这一炮没有轰倒宋元明，却吓哭了女文娱委员。卫生委员宋元明急得两手直抖，吱吱唔唔地说：“班长，你为什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能不能对赵小山好一点，他只剩一门功课不及格了，再帮他一下，下学期就不会再蹲班了。”李战兵晃了晃脑袋，“要是早几天还行，现在，绝对办不到！”范展羽眨眨眼睛问：“为什么？”李战兵得意地敲敲桌子，“保密，不能告诉你。”用充满敌意的眼神扫了一下宋元明。班委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放假前的几天里，李战兵加紧了活动，大概是在悄悄地泄露什么“机密”，这“机密”真灵验，不几天就把宋元明和赵小山孤立了。

宋元明在雪地上来回踱着，反复地想，徐大勇和李战兵的“机密”到底是什么？

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一个雪球穿过“街道”，正巧打在徐大勇的脸上，他咬了咬牙，抹去脸上的雪，悄悄对范展羽说：“绕过去，打李战兵的屁股。”范展羽会意地点了点头，立即带着两个“兵”爬向邻近的“房子”。为了掩护范展羽，徐大勇故意高喊一声“同志们，打呀！”雪球像连珠炮似的，一个接一个飞向“敌人”，“敌人”被打得连头也抬不起来，范展羽带着两个兵却一步步接近了“敌人”。徐大勇把拳头高高举起，“总攻的时间到了，同志们，开火！”

“敌人”也不甘示弱，几乎在同一时刻，双方都发起了进攻。数不清的雪球在空中飞驰，有的打在同学们的身上，有的在雪墙上开了花，大家顾不上冷，只是开心地叫啊笑啊。

“敌人”头子李战兵大叫起来，“快，快，攥雪球，炮弹就要

打光了。”“敌人”开始慌乱了，徐大勇却早有安排，当“敌人”弹药中断时，他们的弹药却源源不断地送上了火线。徐大勇抬起头向乱作一团的“敌人”身后望去，只见范展羽和两个兵早已迂回到“敌人”身后，很快便攥起一堆雪球。

总攻真的开始了，徐大勇站起身一把抓住李战兵打来的雪球，狠狠地回敬了一炮。雪球在飞驰，在“爆炸”，有的人嫌扔雪球不过瘾，干脆抄起一根木条，把地上的雪直接扬向“敌人”。扬起的雪粉，和雪球混在一起，搅起一团团雪烟。

“杀呀——”范展羽在“敌人”身后开火了。李战兵只得把人分成两股，一边与徐大勇的主力部队决战，一边与范展羽的尖刀班“肉搏”。他们扭在一起，在雪地上滚来滚去的时候，徐大勇的精兵强将，推倒雪墙，冲上来了。李战兵走投无路，喘着粗气带头举起了双手“我，我们，投降！”几个顽固不化的小兵却不服气。李战兵看看部下们紧攥的一对对拳头，“算我说说，咱们指挥失策，哈哈，大勇他们多两个人，不算，不能算你们胜了。”范展羽走到李战兵身旁，鼓足勇气说：“让宋元明跟你，他站了那么半天，再不跟他玩，也说不过去呀。”李战兵瞥了徐大勇一眼，徐大勇毫无表情，让人难以琢磨，李战兵的头紧摇了两下，“不行不行。”

宋元明看着徐大勇，不知是由于天冷，还是因为徐大勇那冰冷的面孔，他打了个寒颤。“大勇，咱们就不能推心置腹地谈谈吗？”

“算了，有什么可谈的？”徐大勇淡淡地说。

“一定要谈，咱们是班干部，更应该团结起来。再说，你们这